LIBRARY
SEP 2 1971
UNIVERSITY OF TORONTO

PL
2470
Z6C55
v.2

University of Toronto
Library
c I/200/62
ASIAN COLLECTION

Digitized by the Internet Archive
in 2021 with funding from
University of Toronto

https://archive.org/details/zuozhuanshiyi02zhuy

左傳拾遺卷下

吴郡朱元英師晦甫著

宋文公卒始厚葬 成公二年

宋實於周得以天子之禮祀其先王制也自後宋君葬祭用天子之禮非制也華元樂舉尊其君而實陷之惡上累文公而下以非禮爲子孫導左氏以不臣討之其所以責華樂者當矣哉而書曰始厚葬則以重惜殷禮之亡也喪與其哀不足而禮有餘不如禮不足而哀有餘也喪貴於戚殷禮尚質故器用祭器

朝而殯於祖練而祔孔子屢有取於殷焉由是以推
則殷人所以事死之禮必皆質而稱乎情者也宋人
守之數百年矣使其禮存而不廢有王者起取而法
之則百世之師也今一切以厚而加焉其典故既不
足以存而殷人之意盡失雖有王者無從而考之則
宋禮之亡乃所以亡殷禮也況事死之道殷禮爲宜
而一旦棄之不可深痛哉夫虞用瓦棺夏用堲周殷
用棺椁足以辟土親膚矣而至於用蜃炭後世必有
鎔金鏤玉濕銀成河以爲宮者國君七个遣車七乘

足以象生者之爵矣而至於盜車馬後世必有千乘萬騎以為廞儀者塗車芻靈足以事鬼矣而至於用生人後世必有驅後宮閉匠人以為殉者琴瑟張而不平竽笙備而不和有鐘磬而無簨虡足以為明器矣而至於重器備後世必有竭上方之物移宮中之玩以為陳者故先王防之死而不取乎厚葬也且夫為之棺椁壙墓以居骸骨豈非欲其藏而可久哉然而盜聞其寶而發之遠或易世近或數年未有不被掘者也是厚葬者召盜耳其人為之不為智其子孫

爲之不爲孝然則謂厚葬文公卽華樂之不臣也亦宜況四阿翰檜僭用天子之禮乎漢文帝遺詔薄葬霸陵山川因其故無有所改至王莽之亂諸陵皆發而霸陵獨完雖文帝明黄老之言儉不中禮然薄葬之安可睹也已

晉辟楚畏其衆也 成公二年

陽橋之役於法楚當敗雖衆何畏焉兵在和不在衆將士一而和則固而無敵二而不和則有間焉攻其間衆必潰矣何畏焉楚君方幼而子重市權所從蔡

許亦幼君也楚以蔡許為翼翼勁則體健舉翼病則體頹傷蔡景許靈非勁翼也破蔡許而全軍之氣傷焉因而乘之追亡逐北可一鼓而走楚且楚新喪其君主幼臣偪在嫌疑之際將以楚子用其衆則才不足於駕馭將以大臣用其衆則衆各有心莫之必從誠為之設反間縱流言使其君臣相疑上下狠顧必不肯深入求戰而有自退之志因乘其疑而薄之以兵又可一鼓而走楚也何為辟之哉郤子於此可謂不知彼矣夫楚由郢至魯路數千里大軍遠涉資糧

蔡許卽無彼二釁者其勢亦不能以久爲晉者內益
固其與國而移軍臨楚因爲之壁深溝高壘休士息
馬緝甲礪兵以待其倦楚倦矣必歸吾因而擊之楚
且大敗蔡許不足道也荆人閉北門鄭宋爲內朝將
在是役矣何爲辟之哉且夫攻堅則瑕者堅攻瑕則
堅者瑕衆者外形也而間者內釁也楚師雖衆有間
存焉不見其間斯見其衆矣見其間於衆也何有悪
哉郤子之辟楚也是役也左氏說之曰衆之不可以
已也又曰商兆民離周十人同衆也左氏於是乎誤

矣太誓所謂十人同者謂夫和而不在衆也楚之衆
不可謂和左氏奈何以周師稱之歟
梁山崩晉侯以傳召伯宗伯宗辟重成公五年
梁山崩河水爲之不流絳之大事而晉之大災也朝
大夫不能謀召伯宗焉伯宗不能謀問絳人焉絳人
爲之言其禮而後伯宗知之伯宗知之而後晉人用
之河流迺復然則所云山崩川竭君爲之不舉降服
乘縵徹樂出次祝幣史辭之禮伯宗未之前聞也是
絳人賢於伯宗也國有賢人而不知亦大夫之耻矣

又辟重而辱焉親見賢人而辱之又大夫之羞矣卒
舍其人而竊其言焉伯宗於是乎有攘善之名蔽賢
之實矣蔽賢者不祥伯宗之謂歟古之人建邦能命
龜田能施命作器能銘使能造命升高能賦師旅能
誓山川能說喪紀能誄祭祀能語可以爲大夫矣絳
人非山川能說祭祀能語之屬哉伯宗辱之而失其
人問之而得其言終不以禮謝焉而求其名以薦之
彼其於賢亦悠悠爾落落爾宜其爲絳人之所竊笑
也而去之也夫士有學古之學聞古之道而窮約以

困自匿於傭販薪採者山水之外塵垢之間其人曷可勝道哉然而不遇賢大夫不得一見其中所有命也亦已矣若絳人者遇伯宗其言聞於上竟終於傭嗟乎雖姓名不傳於後世況其他乎玆君子所以深憾於伯宗也

季文子以鞌之功立武宮 成公六年

鞌之敗齊人之大辱也魯人釋憾於此先君國人莫不慰焉季文子豈可謂無功哉然而武宮之立則尤以見魯人之弱而不能振焉今吾偪於暴人而號大

力者以救我大力者勝之我因而逐之非我之勝之也彼大力者也於此默焉隨其後而無聲色之可見則人不能以窺吾之淺深斯爲有力人矣乃囂囂然鳴其得意於衆識者有以知其陋而不足畏也故武宮之立尤以見魯人之弱而不能振焉二蛇者徙於國大蛇負小蛇小蛇啣大蛇之尾行而過市市人以爲神也不敢殺之季文子晉人之小蛇也胡爲欲獨行而自以爲功耶一旦大蛇怒而不吾負則季文子不神矣況魯人固不能以自强者哉

武子曰善鈞從衆夫善衆之主也三卿爲主可

謂衆矣成公六年

爲將與相者違衆非也從衆亦未必是也惟其善而

已外觀於事勢之宜內决於義理之安苟善矣衆人

言之可從也一人言之可從也制可不可之命者善

也制從不從之命者我也我惟其善而已三人衆人

非所計焉然而欒武子於桑隧之師則曰三卿爲主

可謂衆矣毋乃從衆乎夫武子之於是役審知之矣

知其可以無戰也楚伐鄭我救之而楚師還則旣避

我矣我乃侵蔡以報之楚亦救蔡則我亦可以還矣
施報適相當耳何爲必戰哉故武子之從三卿從其
善也三卿爲主云者殆謝晉人之辭而豈眞以三卿
爲衆而重違之耶抑武子之從三卿非徒善其言也
知其人也知其人也聽其言故善而從之使爲將相
者不能知其人於平日而雜聽一日之言則其所謂
善者未必善而所謂可從者未必可也亦終於誤國
而已矣夫知莊子范文子韓獻子三國士也三國士
而在一軍斯武子之所謂衆矣知其人故從其言而

況不戰之善善於戰乎彼同括者喜事之徒不足以謀國之大事者也

巫臣請使於吳 成公七年

子重子反殺巫臣之族而巫臣怨巫臣怨而吳患生吳患生而楚霸失吳不滅楚不得復霸矣夫吳者躡楚之尾而制其後者也詩曰狼跋其胡載疐其尾昔者楚通上國迭主齊盟怒則出師千里之外方行於天下而無反顧之憂焉以無吳患也今有人奮袂前呼將摶人於十步之間而有起於肘腋者抃捄我我

必釋其前而禦其後矣楚之失霸豈不以吳哉然而吳之所以來而兵連禍結於楚者巫臣教之也吳能用舟不能用車巫臣教之車吳能野戰不能陣戰巫臣教之陣楚之左右廣楚之利器也而巫臣盡以授之吳則是以我之矛攻我之盾矣楚烏得不疲哉楚疲於吳而中國暇矣中國暇而晉逞矣故吳之勦楚晉人之利也昔士會在秦晉人患之故反士會而後晉得以安奈何怒巫臣以助晉耶子重子反之罪於斯極矣雖然吳以車戰得志於楚而亦以車戰失之

使吳不能東敢出三江五湖之外而與晉爭霸於黃池之上哉吳知讎人之後而忘越之讎吾後則巫臣者乃其所以亡吳者也雖謂越人之霸亦由巫臣可也嗟乎一巫臣怨焉而弱楚强晉亡吳霸越怨毒之於人甚矣哉

鄭伯討立君戊申殺叔申叔禽 成公十年

晉人執鄭伯公孫申爲立君之謀乃所以歸君也而鄭伯歸而討之然則前日之謀秖以名君殺耳不惟無功而有罪焉則爲人臣者其孰肯爲公孫申也哉

人而不爲公孫申人臣之利也而非人君之利也爲公孫申而不免於殺人君利之而人臣之所不利也殺公孫申則鄭國以爲戒矣豈獨鄭國雖天下後世亦以爲戒矣甚矣鄭伯之不仁也而殺忠也故公孫申之後凡三千年而有于忠肅公忠肅立景帝也先歸英宗英宗復辟遂殺忠肅其事畧同夫公孫申生平不可考乃其謀于公之所師也可不謂忠哉忠可殺乎哉然而左氏議之曰忠爲令德非其人猶不可况不令乎則左氏失言矣將以忠非人人所宜爲耶

是有一二人者宜忠而天下人皆不宜爲忠也將以
公孫申不宜爲忠耶是有人焉宜爲忠而公孫申則
不宜爲忠也從左氏之言人之不爲忠者衆矣有袖
手以觀其君之虜耳其猶有爲之謀而復吾君者乎
故此言不可以訓也以余推左氏之意殆不直鄭伯
而爲公孫悔也夫忠而悔不能以忠終矣而左氏乃
教人之悔爲忠何哉嗚呼鄭成公明英宗人主之大
戒也而公孫申于忠肅人臣之常師也此義曷可少
哉曷可少哉

居肓之上膏之下　成公十年

國家之事莫不有肓膏之病焉病在腠理針灸之所可治也病在腸胃藥劑之所可攻也入於肓膏治之不能攻之不可而病不救矣良臣見微而知著常謀之於腠理良醫見色而知病常効之以針灸則二豎去之若夫及時不察而使病入於肓膏是醫國者之所束手而太息也鄭封叔段祭仲屢爭衛寵州吁石碏騤諫晉假道於虞宮之奇不可楚文王過鄧三甥患之此四臣者皆將治之於腠理者也而四君不聽

也故鄭衛以亂虞鄧以亡夫病在腠理而不治者非甘於亡也是未見其病也未見其病而遂不治者亦非甘於病也忽艮醫之言而不察也故有病不治侵假而至於盲膏而不救豈醫之不吾救哉失在於已之不察也雖然令人皆能察其身則無所用艮醫矣令人主皆能察其國事則無所用艮臣矣故善養身者無疾而蓄艮醫所以待一日之病也善爲國者無事而蓄艮臣所以待一日之患也病吾不自知艮醫在側因能見之而治之亡吾不自知艮臣在朝因能

見之而論之其所素信焉者有良醫良臣常代吾察而爲之救則事不殆故不恃吾無病而恃有救病之藥亦不恃有救病之藥而恃有察病之人惟至於幾見萌著而不信良醫良臣之言而後死亡之症成藥石之功廢矣夫國家之病非一旦而遂至於肓之上膏之下也在腠理不治然後及於腸胃在腸胃不治然後入於肓膏深則無救淺則不自知有病不自知而又不聽良醫之言幾何其不殆以死歟故治之不可不蚤而腠理之論不可不察也

諸侯將見子臧於王而立之子臧辭 成公十五年

曹公子負芻殺太子而自立子臧不食其邑可謂賢公子哉雖然此其廉猶可能也至於諸侯欲見於王而立之而固以辭則人之所難能也春秋之世國家多難諸公子莫不有國君自爲之心焉貪其大利忘其大義或弑其父或弑其兄而爲之者不可勝數也子臧不義負芻不食其邑子臧明於義利之介矣然負芻廢於諸侯大義已剖國是已定於是焉從諸侯之請而君曹曹人之願而十世之利也子臧而立豈

有非之者哉乃卒辭焉而逃於宋不幾於求義而失之過乎曰此子臧之所以難能也子臧蓋不欲自負其初心也負芻之初不食其邑子臧之心良有所大不忍於曹太子者以爲負芻可殺也負芻可殺而吾不能以義殺之奈何而食其粟則旣無意於富貴矣已乃聚負芻之誅因諸侯而得國則是利諸侯之誅負芻以終於立也又子臧之所不忍爲矣是故卒守其節而逃之夫古之人質直而好義有不難於讓千乘之國去萬室之家而難於自違其心者其天性不

可以利同也其惟子臧哉子臧之義與泰伯伯夷爭光矣

魚石自止華元於河上請討許之乃反使華喜公孫師帥國人攻蕩澤殺之成公十五年

殺子山用向戌以扶公室而靖國人華元此舉處置得宜有社稷臣之誼焉社稷之臣以安社稷爲悅而不狥夫衆者也然諸桓成勢即有賢者如魚石雖無黨子山之心而其勢衆盛有不可撼搖之象元以一人之力有志於公室則必討子山討子山而諸桓懼

未必不助子山以拒華氏也令元見之不明處之不
決其有不逡巡而自退者乎故立意於討子山而不
問者元之勇也然而元亦能以智濟之則始之聲言
其意而奔晉者尤足以制諸桓之邪思焉諸桓知元
之善於晉人奔晉將以爲兵討矣不如止元而請討
之可以保全也元之智葢足以用魚石故因魚石而
討子山子山討釋諸桓不問而又自止其奔則刑不
濫而人心服無激衆怒之處而有安巨室之謀五人
之不復五人之自疑而不亮乎元也非元之過也卒

乃於桓族之中以向戍爲左師葢示之以無嫌之義而大舉其善人雖諸桓何說之辭哉是故公室强國人靖社稷以安華元此舉卓犖光明可謂無忝右師矣其言曰我爲右師君臣之訓師所司也嗚呼不亦偉乎

韓厥從鄭伯其御杜溷羅曰速從之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 成公十六年

後世射法傳御法不傳而御者古車戰之司命也顧不重哉造父之御內得於中心而外合於馬志故轡

策在手疾徐左右惟其用之取道遠而馬不乏遇險阨而人不顚然後射者得一志於持弓發矢以取敵於百步之外葢射者車戰之用也而御車戰之體也御失其道則馬亂於下人亂於上雖發不中以拙御而累巧射者有矣後人嘗議復車戰然而御法不傳馬不爲用何異於𢧵俘以輸之敵乎春秋之戰惟工於御故莫不以車及秦之季超乘擊刺以疾戰爲勝舍車徒而用輕騎天下莫敵焉御法遂廢今將復車戰小戎二廣其制可考也而詩所謂六轡如琴六轡

如絲者孰從而得之且其時職御以左右者君子也明於射御之理故嫺於兩陣之間馳之有道止之有術一車四馬之命係焉若不得其法而以武夫徒隷爲之惡有不僨轅而傾載者哉如之何其戰也杜溷羅之論御其理精矣曰其御屢顧不在馬可及也夫顧不在馬則心馳於他心馳則手不從手不從則馬志相忤而其足亂於下非逸則蹶故可及也無良御奚以射命中射不命中奚以戰然則御法之不傳吾無取乎車戰也雖有天下者亦有御焉然吾見失其

法而債者之多也哀哉

穀陽豎獻飲於子反子反醉而不能見成公十六年

穀陽豎之獻飲於子反媚也行小忠而誤大事詎不然哉雖然此子反之罪也軍事方殷戰且不利呼吸之間存亡之介此時不應飲帥師而出奉君而行民人以之社稷以之軍中先不應有穀陽豎夫女子小人之所以事其上者色笑口腹而已彼以是爲忠我以是爲愛吾饑則亟進食渴則亟進飲勞苦則亟爲慰藉娛樂則亟爲從譽其不良者吾敗而之他卽有

良者莫非奔走左右謹身爲媚至於事敗家破計無所出付之倉皇泣血以殉其上如是而已然卒以危亡終何補哉且軍旅之間國之大利大害也穀陽豎亦奚以爲而子反挾之來則死子反之械在此矣爲將之道與士卒共甘苦所與居者戰將劒客也所親愛者計謀之士也三軍未食巳不得食三軍未飲巳不得飲軍事方殷而有獻飲之人此人可斬也卽令子反渴思飲而武夫策臣在其側必將勉而振厲之以鼓三軍之氣豈肯獻飲如穀陽豎者哉故楚國之

敗由於子反之飲也而子反之飲由於穀陽豎之從之也穀陽豎不在無獻飲之人矣嗚呼愛慾之萌至微也而以敗國殺身可不戒哉

范文子立於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君其戒之 成公十六年

老成之人憂盛危明焉而軍功戰伐尤其所不喜也范文子之憂晉蓋無日忘之矣雖國家無事內外帖然猶懼其君之驕而不戒以即於危況爭勝於秦楚之疆哉或曰范文子之所爲憂者以晉之中衰也而

爭霸也以諸臣之矜也而戰楚也故每發持重之論然而已取厭於諸大夫矣今戰且勝又何言歟曰此古大臣之誼也古大臣遇寵而益戒文子之憂固不在楚而在君爾彼其於厲公之性必嘗微察而深知之故欲留楚患以爲外儆將以納厲公於道以靖其國豈在戰之勝不勝乎戰而勝則君必驕君驕而患生於內斯其害有不可言者矣故立於戎馬之前而昌言曰君幼諸臣不佞何以及此此正古人憂盛危明之遺意而非欒郤諸子所及也他日厲公嬖於羣

小一日而尸三卿文子葢蚤見之矣夫國有才臣喜功名好事以啓人主之驕當其有事方殷才臣之所知者目前之功耳而老成人之言若罔聞知則其亂且數世不靖惟文子能戒故能保其首領以終沒於晉焉惜乎厲公之不足以知此也使欒郤諸子而亦知文子之義豈得有殺身忘家之禍哉夫老成人之言不可不思也

宣伯通於穆姜欲去季孟而取其室將行穆姜送公而使逐二子公以晉難告曰請反而聽

命姜怒公子偃公子鉏趨過指之曰女不可是皆君也公待於壞隤申宮儆備設守而後行

成公十六年

男女有別聖人爲之大防焉男女而無別亂之本也小則亂家大則亂國宣伯㤐季孟而欲去之不得於姜則不可以得於公故通於穆姜以爲擠季孟之地而穆姜於是助宣伯擠季孟至於公言之而不耻則穆姜之爲國母爲已甚矣成公爲之子而不敢直於母似也獨不能以誅宣伯乎爲成公者申國刑以誅

宣伯則淫人懼而奸宄熄閨門肅而朝廷清非但以
明法也止邪也止邪以遏母后之惡易所謂幹母之
蠱者也宣伯誅而淫聲止淫聲止而母之醜從此而
諱孝在其中矣公奚爲恐而不發乃以遜辭卻其悖
命徒爲之申宮儆備而行哉夫外有晉難而內有奸
人公亦不可以苟出矣出而勝則宣伯懼誅必作亂
出而不勝而歸宣伯益逞亦作亂一旦殺其守而閉
之門公尚得以制宣伯乎吾以爲誅宣伯當於未行
之先誅之而放三公子焉法以治其外而遜辭悅色

以謝罪於穆姜則所餘者一婦人耳付之寺人侍妾以朝夕其養而已矣如是而後可以行也計不出此而使孟獻子守於公宮夫宣伯獻子仇而敵者也宣伯將亂則殺獻子獻子將弭亂則殺宣伯以及於穆姜公之罪不反大乎語曰日中必彗操刀必割此言貴斷也不斷則亂或曰成公子也穆姜母也母有命不敢違故公遜辭而出焉子乃欲殺宣伯以彰其母之醜乎曰正也正以止邪乃所以葢之也事父母者有大過則三諫三諫不從寧得以遂巳乎以正葢之

而可矣婦人之義夫死從子其母出於邪其子以正

正之尊父也

宣伯使告郤犨曰魯之有季孟猶晉之有欒范

也 成公十六年

國有權臣則危而無重臣則亂重臣似權臣故小人

忌之人主疑焉常欲去之以爲安而不知國家所以

無事鄰人敵國所以不敢窺伺而猝發者以有重臣

也一旦無重臣則內事外事棼然而亂矣故聲伯曰

季孟者魯社稷之臣也若朝亡之魯必夕亡而宣伯

以爲權臣而深忌之宣伯烏知魯之不可以去季孟哉且夫欒范者亦晉之不可無者也欒武子和而能軍齊楚憚之范文子謹身持重上下賴焉三郤才不逮欒范位在其下而有上人之心焉自以爲晉不足霸也而日夜思去欒范以柄用晉國故由其嫉妬之心而生讒間之口與宣伯遂相爲黨而求鋤二國之重臣以肆其欲微宣伯之言亦郤犨之所奮臂而欲進者也故敢於譖季孟以嘗其君使晉君以季孟爲權臣而不可釋則將返而疑欒范矣欒范之去三郤

之利也非范文子燭其機而救之彼郤犨之矢不幾乎集於晉而兩傷之哉甚矣小人之誤國也蟲有蚘者一身而兩口爭食則兩口相齕食盡蚘亦死夫蚘知食之可爭故相齕以口而不知口之既傷遂以亡其身也小人知利之可爭故讒行於國而不知國之既亂亦終及於已也譬之身在巨室之中而忌榱棟之大因而撼搖斲削之一旦棟折榱崩矣已亦壓焉僑如郤犨之事何以異哉彼季孟者與魯存亡者也僑如安得而害之或曰魯有季孟而無其君謂之弄

權臣可乎曰是故乃吾所以辨也人知昭定之世季孟柄魯爲權臣而不知季有文子孟有獻子之爲重臣則是以其子孫誣其祖父其亦不能論世已矣嗚呼重臣權臣之辨國家治亂之機也人主察之哉

范文子使其祝宗祈死 成公十七年

生死有命焉命者冥也生死之期得之於冥數會是可以祈而死乎死可以祈而速之然則生亦可以祈而久之乎何文子之愚也顧文子所以爲此者有深憂焉君幼而侈羣嬖在內位高而偪三郤在朝羣嬖

不能於三郤則將譖於君而殺三郤殺三郤而憂欒范之討則將因三郤而及欒范矣文子憂其君其君不能以修也憂三郤三郤不能下人而自飭也君不修則羣嬖終不得去三郤不自飭則國難終不可弭羣嬖三郤爲梹於國中勢在必亂而范氏介然雜於其間及其既作未有不及我者也諺曰城門失火殃及池魚況國難乎而巨室大卿有能免乎憂之深計無所出故憤焉而祈死激也其死不死未可知也會其卒去祈不遠左氏因亟書以徵之則左氏實誣矣

夫祈於成十六年歸自鄢陵之日而卒以次年之六月戊辰其時相去雖不遠然旣已改歲易令矣人孰無死安在其出於祈哉左氏好言禨祥禍應卜筮兆夢之屬而多失之誣此左氏之蔽也文子憂憤而爲之左氏不宜附會而書之也若夫杜預求其說而不得又從而爲之辭乃以戊辰之卒爲自殺則預之說愈以曲而厚誣文子矣范氏父子有勳晉國而謹身退讓恂恂如不及非有仇於羣小如三郤也厲公雖侈其君臣之間未有嫌疑也何爲自殺哉吾於范文

子之卒見杜氏之尤誣於左氏焉

鮑國相施氏忠故齊人取以爲鮑氏後成公十七年

鮑國忠於鄰國之家而復之吾國以爲大夫世俗之所疑也而齊人行之其猶古之道也歟後世則鮮矣是時去古不遠先王之敎未衰人各明於君臣之義忠信之常內不肯自違其心而外畏天下之清議苟事一人必盡其事之之職無有二三故士有以故去其國而仕於諸侯者亦一於所仕而不偷焉若士會之在秦伯州犁之在楚皆是也然而得復入於父母

之邦以事舊君則又爲之盡其職分終不輸情於外
古人之所以自立者固世俗之所不識也若夫後世
君臣之間不勝其嫌疑雖一堂之上城府畛域判若
敵國故賢人不能以自安而倖幸詭隨之徒皆應皆
對俱進俱退以希其君之意則忠不見信直不見容
而有道之士趨而避之矣蓋自申韓以術教天下之
君人者使之如天如鬼以御其下後世之主嘉而從
之至於言用而身棄功大而族滅其流毒既深遂不
可復返故上不得以盡臣下之用國不長治祚不久

延法術之禍於斯爲極而世主不悟也彼齊人所以復鮑國者以其忠施氏信之以道也道無二忠於彼者亦忠於此故齊人行之夫古人之所恃天地之經也生民之性也植其常經崇其天性於以維持世教金石可敝而此義長存斯教忠之本哉我以術伺人人亦以術待我機詐所底卒爲禍階人主何賴於此

欒書怨郤至以其不從已而敗楚師也欲廢之

成公十七年

大臣有功則忌生大臣相忌則讒間行而羣小得志

其卒也俱傷兩敗而國亂故國之亂由於羣小之肆行羣小肆行由於大臣之不和大臣不和由於獨有功而忌之大臣和於上則小人之言無間以入即有反側之子將伺變而竊發者大臣政柄在手同心協力鋤而去之以靖國家不難也漢諸呂之孽可謂盛矣而平勃深交無間卒以鋤諸呂安劉氏況幺麼沙蟲虺蜮之流豈足以發難於朝堂之上哉厲公多外嬖一朝而尸三卿晉國大亂嬖幸之禍於斯極矣議者莫不病厲公而欲食胥童之肉以爲禍所由起

也余以爲殺三郤而亂晉國欒書之罪爲大胥童次
之鄢陵之役欒書爲帥將自以爲功者也而郤至以
六間明其敗遂以有功書由是深忌焉處心積慮必
除三郤而後快故因公子筏而譖之使郤至於周而
徵之於是厲公之所以殺郤氏者牢不可破矣羣小
抑之故發難於郤氏而無所忌使欒郤深交而無間
大臣方和小人殆不敢發即發有欒氏之救郤氏必
不敗欒郤共起而誅賊則一朝而尸者胥童長魚矯
夷陽五此三人耳豈得在郤氏哉然而郤氏卒遇難

者欒書爲之也鄢陵之功郤之怨之而假手於胥童欒書之志也嗚呼悲夫郤子之有功乃以爲戮也夫

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 成公十八年

陳平周勃共誅祿產殺惠帝假子迎文帝文帝入至代邸勃請間宋昌曰所言公公言之所言私王者無私勃上璽綬而文帝南向讓三東向讓再使劉章清宮郎是夜拜宋昌爲衛尉主禁軍此其舉動足以定漢室王天下矣夫國有內難大臣方持柄擁兵雖來迎新君其志意搖動未有定國人匈匈今不與推心

置腹則物情自疑無道以駕馭鎮服之則輕我而生其侮亦終於不靖故將入未入之際一言一動必有體要不得苟且而就其利也是道也數百年相望後惟漢文帝前惟晉悼公得之當時欒書中行偃實弑厲公厲公雖不仁君也書偃爲其臣而殺之而迎周子廢立之權書偃操之矣葢厲公失馭臣之道而後遇於難書偃有無君之心而後果於廢立彼其於新君共命不共命未可知也使利其立我而貿貿就之他日何以必其能用命耶故將入未入之際不可以

苟也而周子進大夫而謂之曰立而不從將安用君大哉言也其于君臣之義明矣又曰二三子用我今日否亦今日顯與之約其於事機之會斷矣服之以大義而決之以䂓機是之謂君則諸大夫國人聞之而莫不願奉以爲君雖書與偃曷敢有他志夫然後誅賞得以行而舉錯無所阻故旣盟而入逐七人而奸除位六官而善舉更政布令而國人從悼公之所以復霸余以爲其𩲸兆見於此矣烏有能君而國不治國治而不霸諸侯者哉夫載重者牽馬推車則日

不能三舍登車焉而秉轡振策則驂服並驟日取千里駕馭之道得也悼公御得其道書偃雖強能不竭蹷而共命哉

遂城虎牢鄭人乃成襄公二年

城虎牢可以不戰而服鄭矣何則戰之勝勝於一時且又未知戰之必勝也鄭可以成亦可以姑不成虎牢既城十世之患也靜則居守動則出討晉逸而肆鄭鄭安能支致鄭以不能不服之勢而鄭能不成哉然而孟獻子所以爲此策者則以紓魯也晉楚爭霸

鄭處其間譬如戶樞一闔一闢莫不在鄭楚強而有
鄭則楚霸晉強而有鄭則晉霸晉一日不有鄭則東
諸侯之從晉者一日不得釋兵車之賦城虎牢則供
一役之費而有十年之安鄭不叛兵不出矣此魯之
利也故獻子爲之漢趙充國定屯田之策罷騎兵留
萬人屯田羌中明年罕羌先零之盟壞諸羌降漢兵
解充國振旅而還亦制之以不能不服之勢者也城
形勝之地樹屯田之計以制頑寇其法畧同兵志曰
不戰而屈人之兵非不戰也有不待於戰者也虎牢

城鄭安往乎

盟於長樗孟獻子相公稽首 襄公三年

九拜之禮一曰稽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首不至地也四曰振動以首搶地也五曰吉拜謂期以下拜而後稽顙也六曰凶拜稽顙而後拜也七曰奇拜一拜也八曰褒拜再拜也九曰肅拜俯其首而肅之也諸侯覲天子然後稽首五等相朝不稽首康王嗣位王出應門之內大保率西方諸侯入應門左畢公率東方諸侯入應門右皆布乘黃朱賓稱奉圭兼幣曰一

二臣衛敢執壤奠皆再拜稽首魯晉兄弟也雖晉爲盟主有功於魯然天子在焉魯公稽首於晉侯何以禮天子此失禮之大者也且我宜爲禮亦宜處人於禮今以非禮事晉侯是處晉侯於非禮也知武子辭之知武子知禮哉孟獻子相幼君而不以禮聞於諸侯非所以强魯也噫嘻魯之弱而不復振自此始矣夫

晉侯之弟揚干亂行於曲梁魏絳戮其僕 襄公三年

魏絳以亂行戮揚干之僕與田穰苴戮莊賈同皆所

以肅軍政而威衆也政不肅則衆玩而無威刑行於
小人而不行於貴人則衆不服故田穰苴用之莊賈
魏絳用之揚干並可謂知兵哉然魏絳之戮揚干也
以法因其亂行而後刑之正也使揚干無亂行之事
軍中皆用命之人則魏絳莫之必戮矣故羊舌赤救
之晉侯跣而謝之以佐新軍國人咸服庶幾刑而無
刑者也田穰苴自以起卑賤爲將軍恐不足以明法
而用其威於是乎請莊賈俱行而爲日中之約逆知
莊賈之不如約也則先有意乎殺之矣夫欲行吾之

威而以術殺國之貴人其以之集事者一時之權也
而因之樹仇而蓄怨者亦不旋踵之患也故田穰苴
卒以譖廢身死而魏絳在晉以賢聞於諸侯世爲國
卿其身享之視田穰苴何如哉軍政雖嚴蓋用刑亦
有道也殘刻少恩又所當戒云

金奏肆夏之三　襄公四年

古樂之亡也久矣而頌先亡非頌獨易亡也天子失
政諸侯僭樂用之失其序則亂凡物未有亂而不亡
者頌先亂是以先亡乎王以樂納賓則賓及庭奏肆

夏賓拜酒主人答拜而樂闋賓拜受爵奏肆夏賓卒
爵主人升受爵以下而樂闋肆夏一名樊一名
遏納夏一名渠此肆夏之三也王出入奏王夏尸出
入奏肆夏牲出入奏昭夏四方賓來奏納夏臣有功
奏章夏夫人祭奏齊夏族人侍奏族夏賓醉而出奏
陔夏公出入奏驁夏九夏皆以鐘鼓奏之此之謂周
之頌而用之天子之朝廷宗廟燕饗祭祀之樂也自
周之遷天子失政所用非其人所舉非其事樂乃亂
樂亂而頌亡頌以述盛德之形容故先王有頌後王

無頌世無文武成康雖有詩樂不可謂頌也宋之頌
以祀商先王有其德無其位雖存猶屬魯之頌以祀
僖公其名頌也其實風也侯而用天子之禮樂焉成
王不宜賜魯人不宜用孔子父母魯國因之而不改
耳豈真清廟緜衣之倫乎由是言之頌固先孔子而
亡矣及孔子自衛反魯與師摯之徒考其殘闕失次
者正之以存於魯然不能上諸王室下於諸侯使之
復周初之制也又况孔子既沒新聲益出秦火横暴
學士莫習其器時君厭聽其音古樂安得不亡哉而

文中子欲以漢大風天馬魏晉樂府之曲續之何其陋也古之頌以聖人之製作形容聖人之德功辭嚴意客得天地之中聲廣大而和平非擬議所及蓋專家世學未之易知也文中子續之何其陋也

定姒薨不殯於廟襄公四年

定姒成公之妾襄公之母子爲國君母以子貴喪禮宜厚而中朝之議欲不殯於廟無器備不反祭是以妾終之也其子不君而後可惡有其子貴爲君而其母以妾終者哉雖其時齊姜在嫌於並尊襄公幼不

知斯禮然主事大臣不可不深思也如以薄喪之既失禮於當時亦貽疚於日後故匠慶謂季孫曰子為正卿而小君之喪不成君長誰受其咎匠慶於是乎有大臣之識矣其後呂夷簡師其智以處李宸妃之事由是夷簡受知仁宗在政府十餘年寵信不衰焉雖夷簡為相任術操縱多所可議若李宸妃一事則眞相才也其告章獻曰陛下不以劉氏為念臣不敢言尚念劉氏喪禮宜從厚章獻立悟謂羅崇勳曰宸妃誕育聖躬而喪不成禮異日必有受其責者莫謂

我今日不言也於是以后服殮用水銀實棺殯於洪
福院其後仁宗見之乃釋然於章獻之政季文子見
不及此國家大禮大議乃得之於匠氏則其識度之
遠有不若夷簡者矣夫堪於相者其所知常遠於人
惟遠故不忽於目前而有以善於十年百年之後彼
夷簡者亦其人也

請立起也與田蘇游而曰好仁 襄公七年

國君立太子以嫡以貴所以息亂也惟嫡與貴則以
世及之常制之而羣公子不敢以爭故亂之生每由

於舍嫡立庶舍貴立賢而嫡貴之是立則不至於亂此國君立子之大法也若夫國卿立子惟賢爲宜卿大夫事君而莅民者也非賢不可以事君非賢不可以莅民嫡且貴而賢家之福也君之賴也民之庇也立之固宜不賢而嫡且貴君不可以爲臣民不可以爲上君不可以爲臣民不可以爲上雖立必廢且夫不賢之人未有能終者也恃寵而淫違於君而虐於民覆宗滅祀先世之鬼由之而餒則立之之日即爲禍胎豈所以保家而有後者乎故國卿之立子不必

嫡與貴惟其賢而已賢者旣立上則有君以植之而爭者有所不敢下則有民以戴之而奪者有所不行故立賢者安且久而必嫡且貴或能熊狀而豺聲或焚人而黷貨則吾未見其能終者也韓獻子老舍穆子而立起以其好仁獻子其知道乎夫仁民之主也立子以仁其長世大宗也宜哉

國亂無象襄公九年

宋有災晉士弱論之曰國亂無象不可知也然則國治而反有象乎天且有災其國亂亂顧不可必知是天

之災無與於國而空行之也國方大治而天且有災吾可以知之是天之災亦無與於國而空行之也國自治亂天自災祥天毋乃頑然於上而不足以制下國之命乎士弱之言非所以訓也宋將災而樂喜先爲之備殆以天象占之分野辨之而知其必在於宋故司城之政使伯氏司里火所未至徹小屋塗大屋陳畚挶具綆缶備水器量輕重蓄水潦積土塗巡丈城繕守備表火道使華臣具正徒令隧正納郊保奔火所使華閱討右官官庀其司向戌討左亦如之使

樂遹庀刑器亦如之使皇鄎命校正出馬工正出車備甲兵庀武守使西鉏吾備府守令司宮巷伯儆宮二師令四鄉正敬享祝宗用馬於四墉祀盤庚於西門之外其爲備如此之詳也故及災而國無虞樂喜豈不先知之哉藉使不可知而爲此舉動勞民廢財其卒也不應不亦執事之大咎乎余以爲惟國亂故可知國治乃不可知耳國治賢主在上賢人輔之君臣一德下有以養育民生而銷疹毒之氣上有以感格天意調爕陰陽息災致祥則術家之言不驗水火

之變不生有非有司所可必知者若國亂則災必至禍必作豈反不可知乎故士弱之論非其當者也且晉君咨事於臣士弱不能儆戒匡導之以引君於道尤失陳言之義其亦不足以訓後世矣

歸老幼居疾於虎牢肆眚 襄公九年

仁戰之本也上之待下也仁而後下之事上也義不仁而取必乎下之義曰殘殘則怨怨則無義義者報仁之謂非徒以下後上而謂之義也爲將者知下之有義而以刑取之是我棄其義而又求之耳棄其義

而又求之者雖有勇吾得而用諸勇生於下之義義生於上之仁不仁未有能用其勇者也老者人之父兄幼者人之子弟歸老則保其尊親歸幼則不絶其世矣有疾者衆憐之而戰忌之居疾於虎牢則能恤其生矣眚者過之小而可恕者也人負小過將疑上之刑我而懼焉必刑其小過將怨上之不恕我而懟焉懼且懟皆生亂辭然而赦之則感激而有赴敵之氣矣凡此者皆仁之屬也可以戰矣且夫兵在精不在多罷雜而不一非所以致勇也吾將用衆以鼓於

敵而有老者幼者疾者眚者爲衆之病一朝而臨陳
病處受傷全體爲累敗之釁必自於此晉人預省而
悉去之是故一而精焉以馭義而行乘勇而出有不
攻攻必取有不戰戰必克而鄭能弗懼乎葢仁之致
勇也深於刑義之勝敵也猛於戰古之良將皆知之
句踐哺孺投醪吳人以滅吳起分食吮疽秦人避之
孔明垂泣行戮六出不敗其體仁不同而所以作義
致勇者率由於是故曰仁者無敵也夫三代行師仁
義之道後世不屑述矣然跡其勝敗所由失其意者

常敗不失其意者常勝何哉抑亦未之博考矣

將盟鄭六卿公子騑公子發公子嘉公孫輒公孫蠆公孫舍之及其大夫門子皆從鄭伯襄

公九年

詩曰無小無大從公于邁人才之謂也國小而偪介於兩大國之間無歲無事非人才其蔑以濟矣晉帥諸侯之師以服鄭鄭之不足以支晉豈顧問哉故十二月己亥之盟所不能緩者也楚不來亦盟楚來亦盟然而弱喪不振唯詞隨人俯仰乞憐以受其盟則

晉將以我爲俎上肉矣鄭何以自固於晉且楚而討
又何以卽安於楚而無怍乎今日之事成盟易爲後
日地難惟此時可以觀才焉晉無間吾言不可以入
有間而言不當機則辱國而諸侯易之壯哉子駟之
趨進而兩盟之也士莊子曰鄭國而不唯晉命是聽
而或有異志者有如此盟子駟卽曰鄭國而不唯有
禮與强可以庇民者是從而敢有異志者亦如之士
莊子之言有間於是子駟乘之荀偃曰攺載書公孫
舍之卽曰昭大神要言焉若可攺也大國亦可叛也

荀偃之言有間於是舍之乘之鄭人之壯晉人之餒也故兩盟而退晉人不能屈焉吾見其時鄭國之才多於晉與諸侯而已矣其能崛强兩大之間而不泯其社稷也有以哉夫使鄭伯端冕鳴玉而入諸侯之會一進一退如遊無人之境者子駟等之力也國有事非人才不爲功觀鄭國之有子駟等以應諸侯嗚呼盛哉不易得也

晉荀偃士匄請伐偪陽而封向戌焉襄公十年

賢人之所守非其義也一簞食一豆羮不受於人而

況封國乎荀偃士匄賢向戌而好之將以偪陽致其好賢之意二子之懿也雖然古之好賢者富而能備其禮則酒醴以饗之筐篚以將之笙簧鐘鼓以樂之小雅鹿鳴之詩是也貧而不足於禮而有所不能已於賢者則姑為之飲食以達其情作為歌詩以道其意焉賢人之所重既不存乎賄贈而主人親賢之道莫大於誠意相通故古有好賢而貧不能致其人者嘗為之賦詩曰有杕之杜生於道左彼君子兮噬肯適我中心好之曷飲食之然而後之君子未嘗不嘉

其意而歎此人之能好賢且我好其人而有所與之
又當度其人之可受否也可以受而後可以與不可
以受則是與之以所不可受賢人烏得而受之如受
之亦不賢矣伐人之國非賢人之所嘉也而以封賢
人豈有可受之道哉吾聞賢人讓國不聞伐國吾聞
賢人辭有功之封不聞賢人受非禮之賜偃與句之
爲此不亦過乎向戌而未與聞焉向戌不失爲賢如
知之而聽其勤諸侯於偪陽則向戌亦鄙矣或曰晉
人滅偪陽向戌不受焉殆不知乎曰勤諸侯以自封

雖不知固不可受也

五月庚寅荀偃士匄帥卒攻偪陽親受矢石甲

午滅之襄公十年

卒諸侯之師頓於堅城之下久則力屈而軍心解弛

不能善其後必生他變偪陽國小而城固自四月圍

之至五月庚寅力且屈心且懈非偪陽亡命乘我郎

軍中自變此主將之憂也退則爲天下笑進則師玩

而不震其法非斬將示威以厲之必不能破然而晉

人主兵也所從諸侯兵客兵也客渙散視我爲進退

將殺客將衆必不服適以失諸侯之心有用吾士以作之威而已矣知武子葢能知之而未有以發𦍒也苟偃士匄之請班師也故武子爲之怒投之以機出於其間而曰七日不克將於爾乎取之乃所以激吾士而用之也且夫二人者旣繄晉將而又實始難之人不得辭其責今獨責二人則客兵服主將之明可以不貳主兵懼其將之誅莫之敢偷五日而滅偪陽非荀偃士匄之勇也知武子之怒以成之也不然力且屈矣心且懈矣不武而爲天下笑雖食二人之肉

奚以蓋此耻乎故夫主將之道謂之握機一喜一怒必以其時武子之怒武子之作意而為之也兵道也

季氏使其乘之人以其役邑入者無征不入者倍征　襄公十一年

魯作三軍三家三分公室而各有其一季氏使軍乘之人率其邑役入季氏者無公征其不入者使公家倍征之不幾乎驅國之人而盡歸於季氏乎夫刑賞威惠者人主之大柄也兩握之則安偏失之則危為人臣者或勸其君任刑則非徒使國人畏其君也已

又以之市惠於民故惠在己威在君而民心屬於私
家矣田常之小斗入大斗出是也或勸其君任賞則
非徒使國人仁其君也已又以之取威於民故威在
己惠在君而民力趨於私家矣司城子罕之請當誅
罰是也齊宋二君惟各失一柄於其臣故齊國奪於
田氏而宋君刼於司城季氏有甚焉其入吾軍者公
無征也則既以惠來之其不入吾軍者公倍征也則
又以威敺之用公之惠所以致國人於其家用公之
威亦所以致國人於其家如是則威惠之柄俱不在

公矣夫人主之刑失之其臣則民有出亂之患賞失之其臣則民有圍池之患若刑賞俱不在公所謂政唯大夫祭則寡人也不有其政而有其祭則亦可以使之無祭矣今不役於季氏者公征之而役於季氏者不征何異於不朝季氏者公刑之而朝季氏者無刑哉噫其甚也魯可謂無人矣若猶有人曾是季氏之邪而勿之討也

鄭人患晉楚之故 襄公十一年

鄭人患晉楚之故而子展之謀曰與宋爲惡諸侯必

至吾從之盟楚師至吾又從之則晉怒甚矣晉能驟來楚將不能吾乃固與晉是謀也何其譎也春秋之世凡言交鄰者必曰禮曰信而鄭之譎如是其何以立於晉楚之間乎議者遂以爲鄭之所以數數被兵者失之譎也是殆不然君子之謀國因時而動審勢而有爲惟變之適而不主一成之見然後事濟而國安況鄭間於晉楚晉楚爭霸以吾爲賭注晉楚未嘗出於正也鄭朝與晉則楚夕來及與楚之後楚又不終維晉亦然爲鄭者而一於信如晉楚之難恃何故

子展不得已爲與晉之謀出於譎而不疑乃所以爲固晉之計也於時晉强於楚治於楚子展熟算其事勢而曲折進退以致晉鄭之成葢有苦心焉曰工於謀國而已矣譎非所恤也夫譎道之不可用郊門之內國門之內朝門之內於是乎廢之會是强鄰悍敵狡焉虎視狼顧於吾而曰此非禮非信不宜用將爲禮爲信而輸之國乎是謂腐矣腐者敗也腐儒未有不敗國者也

鄭人賂晉侯以師悝師觸師蠲襄公十一年

師延爲紂作靡靡之樂武王投延於濮水之上其聲
不絕於人間而鄭人得之變雅樂爲新聲遂擅一時
國君莫不好焉非謂其詩淫也其所謂淫殆在淸濁
大細疾徐起止之節乎聲之感人接於氣而動乎心
古樂淡故感人心而和平鄭聲淫則敗其莊敬之氣
而生人邪僻之心故不可以不放也其時自鄭人爲
之不惟用於其國而已又以其樂人賂諸侯是以四
方之國莫不有鄭聲焉亳之役賂晉以師悝師觸師
蠲三人尉氏司氏之亂賂宋以師茷師慧二人然則

是聲者雅南之賊而鄭人之所沾沾自喜者也以之
自䟦又以媚人而人心有不喪四方之風俗有不敝
者乎孔子曰放鄭聲放之之爲言同於凶人猛獸之刑
誠深痛其毒天下也或乃以男女贈荅之詩當之夫
男女贈荅之詩豈獨鄭風也耶

左師曰臣也亦卿也大臣不順國之恥也不如

葢之 襄公十七年

爲國者務刑貴人以示威此法術家之言儒者所不
道然先王之道賞加於有功刑加於有罪姑息之政

適以釀禍而名亂知治體者所不取也惟其罪而已矣何大臣小臣之有大臣有罪葢而不誅何以責小臣人臣有罪葢而不誅何以責百姓百姓有罪則必誅之人臣有罪則不誅無以服其心矣夫刑非人主之私物也出於人心共所不然於是乎有刑以一之其軒輕左右常以人心爲之度故足以弼敎化而佐禮樂如曰此主上之私物惟其意而莫予議則是刑者乃所以壞禮敗度而亂天下之具也爲國者奚所取諸而堯舜文武之朝皆必設其官於盛明之世哉

向戌相宋國而不知用刑猶未免於時卿之私見也烏得賢華臣之爲亂也弱皐比殺華吳惟有無君之心而後動於惡則華臣之罪無所逃誅法不容舍矣戌儼然爲宋國之政執之可也殺之可也從宋公之言而逐之可也雖逐之巳爲末減何爲舍之哉且戌曰大臣不順國之耻也不如蓋之尤可謂邪說者矣大臣近君而偏守禮守法宜倍於他人大臣而無禮無法君將安在小臣也百姓也去君也遠其地層累而至於君故其犯上侵位亦層累而后及於君若大

臣者股肱也一旦無狀横肱伸股而及於君矣故法之所加必自大臣始今戌曰臣亦卿也不如葢之然則凡爲卿者而有惡莫不葢之乎然則戌而有惡尤其宜葢之者乎故曰邪說也使宋公明治道能用刑誅華臣以亂國之罪罰向戌而數之以蔽奸倫法之過當是時宋弱可立强亂可立治然而聽戌邪說失之華臣惜哉惜哉

會於商任錮欒氏也 襄公二十一年

嗚呼黨錮之禍烈矣哉而自晉范氏錮欒氏始甚矣

宣子之不智也我惡欒氏我亦欲人之惡欒氏我逐欒氏我亦欲人之逐欒氏極之天下無容欒氏之地欒氏亦死耳欒氏而不甘於死旣不容於諸侯勢必激而復入於晉晉之亂以欒氏欒氏之亂以范氏錮欒氏然而范氏之危僅而能免不幸而敗則殺其身以及其君欒氏之刃奚翅范氏之手劒而自剚也且夫我則錮之齊則縱之抑亦見人之不可以强激矣小人之毒如蝮蝎然放之葅澤則逝而無事乎自撲擊則反而螫人蝮蝎雖死人亦中毒故錮之則小人

知必死知必死則計無復之未有不反而螫君子者也況欒范以前從無錮亡臣之事得罪於秦可以仕楚得罪於魯可以仕齊猶有古人忠厚之道焉而以范氏之故獨錮欒氏固非衆人之所允也故欒氏入曲沃其人有感慨泣下者然則欒氏之甲非吾激之而誰哉則甚矣宣子之不智也豈惟不智又不仁逐欒氏以未形之罪而殺箕遺黃淵嘉父等十人以爲此欒氏之黨友也盈且無明罪何況十人十人之誅徒以其黨友耳則是以欒范不協之故而並開黨錮

之端以啓千古君子小人之禍使他日梁冀得以殺杜李章蔡得以竄元祐諸賢小人以收其權而重其威君子以關其口而奪之氣卒以亡國敗家相隨屬而不可救其始之者范宣子也嗚呼黨錮之禍烈矣載在史策昭然炯戒而後之人方師其智而用之未有艾也彼范氏者詎得免君子之誅哉

子南之子棄疾爲王御士 襄公二十二年

爲人子者不幸而處棄疾之地則奈之何曰棄疾言之矣父戮子居君焉用之洩命重刑臣亦不爲斯誠

知義之分者也及子南受誅三日而後請尸不奔而自殺其衡量於君臣之義而終之以死吾於棄疾乎何尤爲人子者不幸而處棄疾之地能如棄疾焉可矣雖然棄疾忠於君猶有所未盡於父父有過子有幾諫之道焉子南之僾久矣其臣觀起至於不加祿而多馬則其所以不得於君者豈一日之積哉幾見焉而諫可也諫而不從廣譬曲喻而再諫又諫不從陳利害垂涕泣而道之雖爭之以死不失爲仁於父也況君之向我而泣其前此矣則君未始不微示其

意於我以庶幾子南之一改焉且夫蘧子馮踵子南之轍有士八人亦無祿而多馬徒以申叔一言幡然而改之王以安子馮之寵方盛而無嫌也申叔察友非有父子之親也然而一言而改蘧氏卒以保全則使棄疾而能諫子南宜其能聽者也而前後不聞一言豈子南固至愚極驕愎而不可諫者耶抑棄疾生乎不知有諍父之禮耶不然何其忍於父而甘於死也天下之事有可付之一死以塞責者有雖死不免於君子之議者爲臣爲子不能明理以求仁義之歸

而卒乃塞責以一死是亦小夫俠士硜硜之行不足以與於事君事父之大道也棄疾之死可不謂勇於義哉然曰吾與殺父行將焉入其言亦可悲也嗚呼斯卽其所以未盡於父者歟

貫獲載其母妻下之而授公車　襄公二十五年

忠孝禮義所以名行也非徒言也自後世儒士讀書記誦爲文章其言必依於經忠孝禮義煥然於口而行衰矣忠孝禮義古人於事乎見之今人於言乎見之言與事判而爲二尚復有忠孝禮義哉春秋之士

不必多言而實見於事小臣野夫率爾出之往往合道則固無師傅之在前史瞭之在側稱古訓舉舊聞以相勉者而後世詭隨阿黨奸名犯分之爲多出於儒服淸言之子亦可羞也陳侯之難有賈獲焉獲載其母妻本以逃死也遇公而下之授公以車公欲之載母辭與其妻扶其母以奔夫方在兵難是生死之間也君在母亦在有尊親之疑也身與妻俱又公私之介也然而下而授公忠也扶母以奔孝也辭並載以明男女之別禮也不私其人惜公之免義也急難

倉卒之下不思不慮而有君子之道四賈獲豈裒冠
愽帶文言莊論之儒哉雖有裒冠博帶文言莊論者
爲之稱銖而較兩布扶而度寸不過如此而况或失
則過或失則違徘徊瞻徇有大不若獲者也賈獲之
義千古羞之豈獨司馬子桓哉

公曰爲我子又何求對曰欲速襄公二十六年

嗟乎爲世子者欲速以謀亂此必無之事也而小人
之言也可不察哉可不察哉宋平公之於太子痤也
曰爲我子又何求此言當矣然伊戾對曰欲速則又

聽之於是因太子何其不察之甚也古之求爲君者
或在介弟或在强宗或在權臣或在庶公子彼其素
分無此位也故生其不臣之心而出於簒弑之計若
世子繼父之體有儲君之稱無論賢孝仁恕知禮讓
者斷斷無他意卽才在下中性稍愚戇不識居儲之
儀者亦未有不知爲君之有日而不必欲速以取惡
於父者也此人情之至凡爲人者莫不有之莫不知
之故曰爲我子又何求者此其所明也乎公亦察之
以此斷之以此而已矣乃若小人之害太子者何所

不有無寵於太子則怨而求所以害之有惡於太子
則懼而求所以害之無寵於太子而有寵於他子則
謀立所寵而求所以害之有惡於太子而冀固於國
君則巧媚於君而求所以害之大臣惡太子則使小
臣陰間於宮中而害之大臣惡太子而有所附於內
寵則使女子小人合搆於君而害之大臣惡太子小
臣願結於大臣則希大臣旨而又害之寵妾欲立其
子謀於小臣則結大臣而害之寵妾欲立其子大臣
不從則謀於小臣以害大臣而並害之害太子者如

此其多途也然而計其能必行於其父之譖不過一言而已曰欲速夫欲速者對爲我子之的而發者也爲我子則必爲君必爲君則必不反必不反者不可誣以反於是乎以欲速徵其反故欲速云者小人之佞詞也以反誣太子不信因而以欲速激其君也儲君之地尊矣貴矣其用富矣速亦君不速亦猶君也何爲欲速哉苟非貪淫暴侈躁妄之甚者未有急於爲君者也使其子而貪淫暴侈躁妄之甚父豈不早知而灼見之又不待左右之口疑似之隙而後决矣

是故國君疑其子不如察其臣疑太子不如察衆人
伊戾者惡於太子痤者也太子惡之故惡太子以陷
太子於惡歃牲盟楚即不可知其嘗惡於太子則所
素知也向戌者惡太子者也惡太子故因伊戾以陷
太子於惡歃牲盟楚即不可知太子美而狠常爲朝
臣所畏則所宜知也夫人棄者生公子佐而忌太子
者也生佐求立而忌太子故因伊戾以陷太子於惡
歃牲盟楚君未之知夫人安從而知之而況其有愛
子歟爲平公者少逡巡焉而察於三子者則太子釋

矣且平公曰寫我子又何求今欲破欲速之言請郎
以是破之可也晉申生死於驪姬申生不反也衛伋
死於宣姜伋不反也漢戾太子逼於江充戾太子之
反誅江充也唐承乾激於魏王泰承乾之反誅泰也
故平公後悟而有伊戾之烹武帝後悟而有思子之
臺誠悔其未察也如察之雖以德宗之猜忌而知太
子之無他况明恕之君哉嗟乎前史所載若此類者
多矣爲太子害者非伊戾也則向戌也非向戌也則
夫人棄也如之何不察也

申鮮虞來奔僕賃於野以喪莊公襄公二十七年

僕賃於野以喪莊公申鮮虞忠而知禮矣申鮮虞之奔也不仕崔慶也僕賃而喪公不忘君也然則申鮮虞之義可以爲人臣律乎曰可余於是不能無討於晏嬰焉使嬰而愚人也君子所不道也嬰學古論道廉約自修飾相三君知政爲齊顯人而崔氏之難不死不亡乃曰君爲巳死死而爲巳亡吾焉得死之而焉得亡之何其佞口者歟且夫社稷與君爲體非二物也人弒其君謂之非危社稷可乎而猥以社稷屬之

已以其君屬之人曰我社稷之臣也非君之私暱也則是嬰之於公久矣夫路人視之矣故當其君之難而路人自處焉不討崔氏可也與崔氏同朝而祿可也全其身而已矣保其位而已矣已不能死又教人以不死已不能亡又教人以不亡旣飾辭於一時夫且以之欺後世嬰之罪豈得在崔氏之下哉爲嬰者能則鬬崔氏而死之不能則爲申鮮虞知國之有爲申鮮虞者而并蔽之以佞辭嬰之心尚可問歟

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其周

德之衰乎　襄公二十九年

季子所謂思而不貳者似指正月小旻小宛無將大車諸詩所謂怨而不言者似指小弁谷風大東北山諸詩故曰周德之衰云是說也余嘗疑之魯備六代之樂而周之詩未經刪定時篇什最繁季子爲過賓於魯請觀焉若詩自關雎以迄頌皆徧歌之舞自頀以及韶皆徧作之必非一二日可畢若閱有數日左氏不應畧其日而不書其歌詩聽樂恐非一日之事亦恐未必盡歌而徧聽之然則季子之言詩不可不

折衷也而余於小雅為周德之衰尤疑之夫小雅之
正為鹿鳴白華彤弓諸什其變為祈父小旻北山都
人士諸什其變者思而不貳怨而不言先王之遺未
泯也而其正者則皆周初燕饗好會之樂歌文武之
政在焉不可謂思亦無有怨烏得為衰耶葢自王迹
之熄鹿鳴廢而后和樂傷焉四牡廢而后君臣違焉
皇華廢而后忠信缺焉棠棣廢而后兄弟賊焉伐木
廢而后朋友怨焉天保廢而后福祿微焉采薇廢而
后征伐隕焉出車廢而后功力毀焉杕杜廢而后師

衆溪焉魚麗廢而后法度弛焉南陔廢而后孝友衰焉白華廢而后廉耻亡焉華黍廢而后蓄積貧焉由庚廢而后陰陽失焉南有嘉魚廢而后賢者不安下不得其所焉南山有臺廢而后國家之基隊焉由儀廢而后萬物失其理焉蓼蕭廢而后德恩薄焉湛露廢而后萬國離焉彤弓廢而后諸夏亂焉菁莪廢而后禮儀喪焉其未廢也人倫以序國政以敷民事以和萬物以育蓋周德之盛也豈曰衰乎知言如季子必不誤至此余以爲訓詁者之失也古文一字而數

用者如祭蔡馮憑亂治刑型之類不可勝數而衰也
者差也次也九章算法謂差分爲衰分晉伯音之對
王亦曰遲速衰序於是焉在抑季子所云其諸周德
之次乎小雅爲周德之次猶大雅爲周德之廣也不
然小雅者或天子以饗元侯或朝廷以燕嘉賓季子
安得而衰之

絳縣人或年長矣　襄公三十年

弔詭之民治之賊也爵不得以貴之祿不得以富之
位諸上則衆效其行以亂國俗處於下則高其名以

爲執政羞惟先王之政教不行於天下道德不一風俗不同而後賊民興焉以爲莠於鄉閭之中有王者作固其所必誅者也趙太后問齊於陵仲子而曰何爲至今不殺也千古快之雖趙后不足以知先王之政教然而制國齊民亦庶乎其意焉絳縣老人年七十三云爾而詭其辭曰臣生之歲正月甲子朔四百有四十五甲子矣其季於今三之一也其於數識之如此其詳矣顧曰臣小人也不知紀年則誠爭詭之賊民也趙文子不知爲政之體乃從而謝過而欲官

之非所以一道同俗也且好異之人巧於辭而拙於
官彼其高論曲說以議執政得失若可聽者使之任
官受事往往齟齬蹶失其度序爲斯民病雖官之
奚益於治况其人尤性不樂官徒無事放恣日爲異
以自適而已矣故文子不官之爲是官之爲非夫爲
政者惇典庸禮導百姓以生人之常以相安於日用
飲食則先王之意也弔詭之民王者之所誅也而又
何官焉昔絳有二異人一挽車重人一老人而重人
者知理道識典禮其諸古之逸賢者歟吾嘗惜伯宗

之失之也

子雅放盧蒲嫳於北燕 昭公三年

譬如毒虵惡草截其尾披其枝而不致之死及其復甦也尤害於人盧蒲嫳奸人之桀者老則愈毒詎可使之復入哉崔慶一也而嫳爲慶謀曰崔之薄慶之厚苟利於巳莫顧義焉而助成彊之難而滅崔子之家凡慶封所以弑君賣友亂國之爲皆自嫳贊之嫳之罪深於慶矣當慶封之敗也謀國者不顯誅之而放諸境内可謂網漏吞舟之魚是智者之所憂而不

能釋也彼所以野伏而老者特去國喪位事權不在其手屏息懷奸未之發耳入則烏有不出其辛螫以毒人者乎而齊君哀憐其言將復用之則二惠殆矣是故子雅因其求入而放之燕遠惡之道宜如此其愼而决者也如不忍其老而復之是謂停之陋說而取禍之厲階耳姤之初六曰繫於金柅貞吉有攸往見凶羸豕孚蹢躅㜸之在齊野也羸豕也然而無金柅之繫終有蹢躅之凶彼且哀號乞憐以圖一日之攸往而肆於人吾又奈何其招之也宋熙豐黨人章

蔡林鄧爲之魁以小人之心而有小人之才幸而被黜雖殛之至死可也自調停之説興而蔡鄧復入進紹述之言遂元祐之士范呂蘇劉諸君子旋受其毒而邪正相爭勝之反覆遂成南渡之禍豈不以除惡之不盡耶智哉子雅令其處宋元祐間必能去章蔡如盧蒲嫳也髮短心長洞燭小人之情狀矣

韓子祀夏郊晉侯有間賜子產莒之二方鼎 昭公七年

鯀沒而郊於夏夏后氏之大祀也夏天子主之夏亡

而二代祀其神爲夏也二代之天子主之豈諸侯所
得祀哉昔夏都安邑晉有其地晉侯有疾而夢黄熊
或者鯀不嘉晉侯之爲而示之警乎禳之可也然而
子産之辭出於諛諛非正也子産以正相鄭而聞於
諸侯不宜以諛諛則當世之有識譏之後世之君子
議之夫鯀爲夏郊晉安得而祀焉夏郊爲三代所祀
晉安得比於三代而祀焉而子産謂晉爲盟主可以
祀而未之祀故以致疾然則晉祀夏郊斷可以已疾
矣以已疾之故而越祀是僭禮也僭禮是無王也爲

盟主而可以用天子之祀將爲盟主而可以用天子之禮乎子產於此應亦心知之而意在和晉遂出於諛是故附會其說而慫慂韓子以祀夏郊故曰非正也吾意鯀在唐世有才名實生神禹治水九載雖未成功然禹因其遺緒繼爲司空不無所遵仍以爲地方利者其生也有治水之勞其死也享四百年配天之祀斯其神也大矣何至祟於晉人而賴一朝之饗乎莒之二鼎以諛得賞吾爲子產羞之

穆孟姬爲之請高唐陳氏始大 昭公十年

壼以外婦人之所不與聞也况與之謀朝事哉况闗
於外臣而爵賞以之出哉彼其爲外臣言也憂社稷
恤忠良者百不一二其自外臣所賄結而爲之慫慂
主上者什九况妃色方艷嬌子在懷出言會其適喜
論事當其無嫌聽之無逆耳之聲從之無旁聽之迹
故言無不信事無不行其中人最深受禍最烈然而
發機於微藏釁於細廷臣莫由知諫臣莫由諍夕言
於宮而朝宣於朝矣其敗害徵驗或在數十年或在
數年之後及其禍發人主不知其所自來而烏知卽

曩者吾所篤愛艷妻媚子之爲之哉雖覺之抑亦晚矣陳氏者齊之大賊也有明君者所必鋤而去之矧今日并欒高弱同姓私惠國中結黨援其勢寖以熾矣景公不能制之以法而與之莒之旁邑猶有遠奸之意焉奈何聽穆孟姬之請而有高唐之賞也此豈出自孟姬之意哉非孟姬也陳桓子使之也桓子辭賞將以示讓而辭莒邑之賞實以惡遠讓於朝則晏嬰之徒不能復爲之言辭其遠者則近都之地有所不可以請故陰使孟姬爲之請而高唐得矣得高唐

而陳氏始大矣景公以前之陳氏有奪齊之心而無
其地景公以後之陳氏有奪齊之力而益固其心故
不數世卒以代齊者以有高唐也孰使有之穆孟姬
有之也夫孟姬之爲之請也豈前知其將以是奪齊
哉出於一日之私耳婦人女子知耳目玩好之利而
不知國之大計愛細人之甘言小忠而不知朝廷之
大政故常常道於君側而莫恤其他明主且或惑之
况景公者哉嗚呼同牀之言君子愼聽焉危之也夫
女有戎焉忽之一夕禍及子孫務在勝之而已矣

伍員見縛設諸而耕於鄙 昭公二十年

伍奢死於平王員志復讐而卒以吳入楚僇平王之尸世稱之曰孝仕吳而老以宰嚭之譖死於夫差之朝世稱之曰忠余以爲復讐而義謂之孝可也父不受誅而子復讐可也平王奢之君雖誅奢不以其罪而譖奢而成斯獄者費無極也平王惑聽於讒則有之非乎等人相殺可以讐者比則是員之所以報平王者爲已過矣報人者不得其當則我復入於惡奢臣也子也平王君也父也父枉殺其子而其孫爲之

報讐可乎何以異於是令員祭而告於奢奢所不敢受也奢受之則奢爲弑君奢不弑君而員弑之以歸辭於奢則員爲陷父於惡孝子固如是乎若夫諫受越之成罹屬鏤之禍以世俗觀之不可謂不忠也然而忠於夫差不忠於吳其始入也蓋將用吳以報楚於是乎入吳入吳而不能驟用吳於是乎見鱄設諸於公子光而待之光非鱄設諸不能以弑吳君非員不能以得鱄設諸故無鱄設諸則吳君不弑無員則吳國不亂故亂吳以成公子光之弑者非他人伍員

也員爲巳之讐而亂人之國殺人之君成人之惡以吳言之是賊也非臣也今人釋賊而與之謀謀不合怒而殺之因謂之忠不亦悖乎張子房爲韓報讐而用漢以戰秦卒以滅秦帝漢善身而去之子房可謂磨而不磷涅而不緇矣如員者爲孝而累於孝爲忠而累於忠惡足述乎哉

人犧實難巳犧何害 昭公二十二年

人犧實難巳犧何害云者賓孟懼大臣之屬垣而與王爲隱也釋之者曰人謂雞也巳謂人也謂雞爲犧

於廟則見殺故難之人而爲君主宗廟社稷之祀則非殺也故無害斯釋之者誤矣存此釋則語義終不明賓孟見雞遽告之旨終不得其解後之讀書者反覆紬繹猶莫之喻會是可以喻王於倉卒之下乎其時景王無適嗣嘗已立子猛矣繼而寵子朝欲立之其意未决也而朝有大臣若劉子單子者在皆爲猛而不爲朝王之所以遲於立朝者忌劉單也則賓孟之所以難進言於王所者亦以劉單也蓋必嘗思慮籌畫不得其機以進一言故觸於憚犧之說而遽與

王隱言之其曰人異於是者固已舍鷄而專言人矣故承之曰人犧實難已犧何害以爲子猛子朝之喻焉子猛立而子朝爲之用則是人犧也難以免於禍矣子朝立而子猛與劉單皆爲之用則是已犧也誰能害之以此悟王以謂早立子朝則足以制命乎國中不早立則子朝危於一雞而王不得以終其愛也是故王聞之而會意焉田於北山將殺劉單以爲立子朝地賓孟斯言可謂巧矣談言微中惻然動王以憫子之思而趣其廢立之決隱之最善者也釋之者

不考其事之始末而泥其辭以爲之說宜其若說夢乎甚矣注書之難也

史皇謂子常楚人惡子而好司馬若司馬毀吳舟於淮塞城口而入是獨克吳也子必速戰不然不免定公四年

爲將與相者小忠之言不可聽也小忠之言若愛我實以害我聽之則失其大失其大則我罹於罪而卒不免何爲聽之哉史皇之謂子常也小忠也史皇隸於子常司馬有功則子常無功而史皇與之故史皇

忌司馬此史皇之私也而史皇難言也於是乎若爲
愛子常也者而勸其速戰以先司馬而發殆日子常
有功則已與之是故不顧成敗不察彼我專以紲司
馬之謀而抑其拒吳之功卽史皇亦非能眞愛子常
者也以利已也然而子常則惑之者何也以彼其言
將奪人之功以予我冀我有功以葢於人抑將予我
以功而免我之罪免我於罪而又使人無功其言甘
矣甘故聽之嗚呼豈知其適以毒予而贈之禍乎夫
司馬戍智勇之將也當此之時求可以敵伍員者獨

戍一人其謀與李左車爲趙守拒韓信之策畧同行戍之謀吳可大破也何則吳恃舟而來亦恃舟而返使司馬焚其舟於淮又塞其阨吳人無歸路矣子常因而夾擊之吳人心亂於內陣亂於外將盡殲於楚之境而庸得入乎如此則子常之功與司馬並初無彼此也史皇見其私而不知公怙小利而莫識大計因以誤子常嗚呼悲夫子常之聽之也雖然方史皇言時子常以爲是愛我者故舍其成謀焉而聽之也嗚呼悲夫孰知其即以禍我而及國者乎

初伍員與申包胥友 定公四年

兩人相友有幸不幸焉幸而爲鮑管不幸而爲張陳人皆知之余以爲莫不幸於申伍或問之曰申以忠伍以孝以平生之友爲千古之友矣其不幸何余曰初伍之得友申幸也及伍成名申亦成名伍不幸申亦不幸夫伍復父讐至於處宮鞭墓卒其血氣之性而一往焉知有父不知有君知我之有父不知其父之有君於是自蹈於惡而不避其不幸在與申友而成申包胥之義申乞秦復君至於立依於庭牆而哭

日夜不絶聲勺飲不入口七日知有君不知有身不知有身何知有友於是復君存楚盡其心成其名而踐其平生之言其不幸在與伍友而不能早伐其人吳圖楚之謀且夫申之忠純乎忠伍之孝累於孝申爲美玉伍爲碔砆申爲良金伍爲冶錫固不可以爲耦也申之義如中天之有赤日大地之有華嶽是獨有千古者也伍安得而終友之哉伍之義左氏置不論焉而載鄖公辛君命天也君討臣誰敢仇之之言以爲案此左氏之得也而公羊氏曰事君如事天又

曰此可以復讐失之矣失之矣惟伍曰我必復之申
曰我必興之相語而不相諱有友道焉茲則好事者
之所樂述歟
王之在隨也子西爲王輿服以保路國於脾洩
定公五年
吳人入楚而楚都失君出於境國不可知也則國人
咸有楚亡之心焉然而楚澤未泯人心未忘必有豪
傑之士覩釁而應楚人之興者於此潰然而散無復
繫屬則餘燼不可復收非吳人取之則奸人乘亂而

起以取之矣子西肸洩之建其有卓識也哉夫楚非昭王之楚也其國於江漢之間自鬻熊蚡冒以來文王莊王世世撫之苟有國子再立於亂亡之後則社稷宗廟有主民人有君子西之將立凡以爲楚也郎以補昭亡國之過也雖遂有楚國何罪焉是故子西冒不避而爲王輿服以保路焉昭聞之當有頓首而賀國之有君耳子西則何罪哉古之人明大體知機事定大計而不疑犯衆議而不嫌往往能救於旣敗持於方危者皆子西之屬也安史之亂房琯勸明皇

衆建王子也先之亂于謙排南遷之議而立景帝卒以靖國復有天下彼小人者無事則媚君以逞其私有事則亡命於千里之外或瞻顧遲疑無所措手足及君子有所爲又從而搖之則國幾何不一敗而隕於地也雖然子西之義凡大臣有器識者皆欲爲之而後之人君狥私猜忌不察其忠則或復辟而誅焉者有之矣如楚昭王既復而終委政於子西者豈不卓越出世主之上哉乃若子西既國脾洩矣聞王所在而後從焉子西固以爲楚也故從王而不疑也

得斂無存者以五家免乃得其尸公三襚之與之犀軒與直蓋而先歸之坐引者以師哭之親推之三定公九年

將出師而君親推之三以寵行而勸衆也齊侯歸斂無存之尸而親推之三何哉以位則非大將也以事則非時也以禮則吉凶異也齊侯歸斂無存之尸而親推之三何哉爲其勇也爲其忠也先登而入爭門而死勇矣不室而志於戰戰志於死忠矣有臣如此君所不可不加禮者也齊侯以爲將受命而出君可

以親推焉則其致死而入者亦可以親推矣將戰勝而賞者大夫士可以班晉職焉則其戰而致死者亦可以晉職矣生而晉職者禮有加焉則死而盡職者亦可以加禮矣故其所以待敝無存者若是其隆也不寧惟是臨戰而有所斬殺者以用懦也臨戰而有所賞庸者以用勇也今齊與晉相持於夷儀事未可知正國家用士之秋也敝無存死而莫之恤其爲敝無存者阻矣恤敝無存於既死則其欲爲敝無存與不能爲敝無存者皆勸矣齊侯之以敝無存歸也其

猶以敝無存戰哉且不惟今日之戰也雖齊後日之事以之項籍用兵有功當賞印刓而不與爲韓信所料以爲不如漢高後世之主師出則懸賞格師歸則付之有司察其細過對之獄吏皆不得所以用士之道者也烏能興起爲帝王長有厥國哉若以恤敝無存之義推之齊侯能軍抑將能國夫賞罰者國之二柄也賞當其功罰當其罪信而必之則國强立而不以挫於人然而景公有陳氏之偪而不能制也則賞罰之道未之盡也歟

逄滑當公而進哀公元年

胡子亢楚以取亡陳公依楚以免禍逄滑之所以策吳楚而爲陳討者至當矣胡小國也乘楚之危而俘之覩其既復而不服焉乃曰存亡有命此豈命哉胡子自取之也陳公詢於國人國人或左或右無有定議幾於莫决矣而逄滑深論禍福以决吳楚乃卒恃楚以亭其國斯其排衆决策當機而斷何如哉余於逄滑嘆任氣者之自戕而笑兩可衆議者之不足立也所貴乎明决有氣節之士者以其當事機之會通

彼我之情而申一是之見足以決疑定難以為人主恃也而或悍然以不畏彊禦為勇以卑禮事人為智則一失為胡子再失為陳人胡子不可為也陳人亦不可用也今於左右之外有當公而進者則衆人莫不惡之矣使吾雖有正論而不得解結披郤之策以釋衆紛而慰人主之意則侃侃諤諤適以取憎而僨事耳而逢滑曰晉盟主也請以晉辭吳可謂解結而披郤者矣夫吳雖强猶有晉焉彼將以名爭於中國者也吾即以名予之恃楚則吳怒稱晉則吳詘故逢

滑一言而决從楚之議焉從來倉卒之中危疑之際人主一人不能不恃衆議然衆議不可恃也終當恃一人以爲决則視乎其有氣而詞達者聽之故吾爲之舉逄滑以畀後之慱問於其下者雖然毋見逄滑而又惡其抗㦤則事危矣

公子郢曰亡人之子輙在乃立輙哀公二年

衛有公子郢其人在輙可以愧而死矣何也郢之辭立也以有亡人也亡人太子也太子亡而太子之子居故郢以亡人之有世而不敢僭輙以受靈公之命

不沒太子也故不沒太子之世也夫太子亡郢猶讓之輒太子子太子來輒反拒焉何以爲人子輒之立代太子者也夫人在太子固不可以入矣使輒立而太子入太子入而輒退處乎宮輒之爲君將安往乎且子有罪父討之父有罪子敢討之乎而公羊氏曰不以父命辭王父命可以王父命辭父命是教輒拒父也余以爲瞶無父命不可復入輒亦無父命不可自立立而待父曰權可也父來而退然後正焉如拒之是無父也公子郢不敢無太子而輒敢無父乎君

子當靈公之世不得爲贖當輙之世不得爲輙以時制義斯無狃焉夫石曼姑之義細矣公羊氏奈何助輙拒父耶

楚子期伐陳吳延州來季子救陳 哀公十年

後世言兵者競於武矣有以德讓爲策者則迂之而勿用夫德與武誠兩立之物也以德則絀武以武則絀德故并兼者高詐力撫綏者尚仁恕然而以强制强强者莫之服以詐息詐詐者莫之改是相尋於兵而無已時也世之命將出師未有不於武勇乎取之

者若延陵季子者德友也非師武臣也胡簋之事則
嘗聞之矣軍旅之事豈其任哉楚用子期伐陳吳乃
以季子救之以世俗觀之不幾於誤乎況楚以强聞
諸侯子期以勇顯於楚吳季子之非楚子期敵也明
矣乃季子片言而子期還師其在春秋之以楚故而
救鄭救宋者皆未有若此役之不戰而釋者也然則
季子之師固優於晉荀偃韓厥士鞅趙孟之流矣乎
且子期割心盟隨力能拔木氣矜之士也服之不易
今者爲季子屈豈徒屈於其言哉葢季子德唪而不

偃兵其平生讓千乘之國以禮進退有令聞雁中國
重久矣賢人長德之風流於四方者固嘗入於不言
之先也有不言言則人咸服之雖楚王自來亦未必
悍然與季子角曾子期之不足化歟嗚呼仁哉可謂
君子之兵者矣夫區區勾吳之公子以讓國有賢聲
顧不戰而屈楚豈非以德耶況於三代之王仁義之
師將以救民於水火者耶

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哀公十四年

狩君事之大者也君有事而名之故曰狩豈得加於

緇人哉而公羊氏曰薪釆者也爲獲麟大之也然則
以獲麟之故而微者得以爲狩亦將以獲麟之故而
微者得以爲君乎孔子作春秋用周王之大法以治
二百四十二年之事令其上下大小貴賤可以自孔
子易之則是孔子之私法也而春秋孔子之私書也
豈可以明示天下乎余以爲孔子修春秋其所書諸
侯之爵公侯伯子男必皆周舊也其於諸侯之事朝
聘會盟征伐禮樂必皆周典也其賞罰褒貶之所自
出必皆周禮也其所書爵人名字之辨必皆周法也

前之史官不必盡明於先王之道則書法不必盡合孔子思以先王之道治當世之人故削其不合者筆其合者且惟名與器不可以假人是孔子之所尤慎也今以獲一麟之故而予以君公蒐狩之名不已君薪采乎以獲麟可以君薪采則可以朝諸侯壬吳楚以令諸侯伯大夫矣而大夫合諸侯則大夫之吳楚朝諸侯則子之又何也吳楚之舊子爵也以其合諸侯尊周爲可嘉也而書復其爵特以其不失乎正耳大莫如尊王會不加其爵豈以獲麟而假之名哉葢

西狩者公狩也獲麟者鉏商也有狩者必有獲者獲者不可以爲狩鉏商不可以爲公左氏之傳曰西狩於大野叔孫氏之車子鉏商獲麟此爲實錄公羊氏不足據也從公羊氏則以薪爲狩以微爲公大細紊而名器亂矣而後之學者方據之以治經不亦大侮孔子乎諸儒說經往往尊聖人而反卑之大聖人而反小之其不合於孔子之法者皆是也以經之始春王正月則謂孔子改正朔以經之終西狩獲麟則謂孔子狩薪采則其他悖理而傷道者可勝道哉歐陽

子曰經簡而直傳新而奇簡直無悅耳之言新奇有可喜之論善讀經者玩其本辭焉可也吾於治經從歐陽子